

物的存在图景：麦尔维尔《白鲸》中的物叙事

李蕊思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6年8月10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3日

摘要

在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中，鲸油、白鲸和海洋等物质要素超越了背景与工具的传统角色，在叙事进程中不断显现出物质的力量，构筑了一幅物的存在图景。借鉴唐伟胜的物叙事理论，从物作为文化符号、物的主体性和物的本体性三种物的叙事功能出发，《白鲸》中的鲸油、白鲸和海洋在推动叙事进程，影响人物命运和映照主题思想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叙事作用，揭示出19世纪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的不断索取，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局限。麦尔维尔在创作于19世纪的《白鲸》中对物进行了充分的描写，表现出其对物的高度关注，在物叙事的理论视域下，其物思想仍然对当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构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麦尔维尔，《白鲸》，物叙事，去人类中心主义

The Landscape of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Thing Narrative in Herman Melville's *Moby-Dick*

Ruisi 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ugust 10, 2026; accepted: October 2,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3, 2026

Abstract

In Herman Melville's novel *Moby-Dick*, the material elements such as the whale oil, the white whale, and the ocean transcend their traditional roles as mere background and tools. Throughout the narration, they continually manifest their material power, constructing a landscape of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Drawing upon Tang Weisheng's theory of thing narrative from the three narrative functions

of things—thing as signs, thing as actors, and thing as ontology, the whale oil, the white whale, and the ocean in *Moby-Dick* play an irreplaceable narrative role in driving the narration forward, influencing the fates of characters, and reflecting the novel's central themes. They reveal human's relentless exploitation of natur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19th-century American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as well as the intellectual limitations of anthropocentrism. In his 19th-century novel *Moby-Dick*, Melville provided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ings, demonstrating his keen interest in them.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ing narrative, his philosophy of things continues to offer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r building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things, as well a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Keywords

Melville, *Moby-Dick*, Thing Narrative, Anti-Anthropocentr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在“后人文主义”和“去人类中心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外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物转向”(the Material Turn)的趋势,即由对“人”的关注转向对“物”的探讨,文学研究和创作领域相应兴起了“物叙事”(thing narrative),许多当代的物叙事作品应运而生。“物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审视以往“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可除了当代的作家作品,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也蕴含了这一“去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先声。著名美国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发表于1851年的长篇小说《白鲸》(*Moby-Dick*)讲述了捕鲸者追捕白鲸莫比·迪克,最终葬身大海的故事,映照出其远在19世纪对物的关注,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

国内外对《白鲸》的研究成果颇丰,从原型批评、政治隐喻、资本主义经济等多个角度对小说的主题展开分析。国内研究的一大领域是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出发,探讨小说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启发。胡铁生和常虹指出,《白鲸》从反面启发人类应增强生态意识,与大自然保持和谐相处的关系,才能实现合作共赢[1]。然而,樊凡指出,当前对《白鲸》的生态批评仍是从人类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看待自然,并给予自身保护自然的义务,其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的视角,“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自身的困境当中”[2]。当前兴起并迅速发展的物转向研究有助于摆脱以往以人类为主的视角,从物质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外学界已率先在《白鲸》的物转向研究方面做出了尝试。梅雷迪思·法默(Meredith Farmer)和乔纳森·施罗德(Jonathan Schroeder)出版的论文集 *Ahab Unbound: Melville and the Materialist Turn* 汇编了不同学者的文章,多元全面地分析了《白鲸》中的不同物质要素对主人公亚哈船长的影响,解构了亚哈作为具有强大主体性的个体的传统解读,指出亚哈的思想和行为是被其身边的物质环境所塑造和改变的[3],该书突出了物的力量,是国外《白鲸》物转向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迈克尔·乔尼克(Michael Jonik)的著作 *Herman Melvill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Inhuman* 指出麦尔维尔在其作品中发展出“非人”的概念,并消解了传统人类与非人类,有生命者与无生命者之间的差异,突出了物质的作用[4]。相比于国外研究,国内对于《白鲸》的物转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其中“物”的关注还尚显不足。本文对《白鲸》中物的叙事作用进行探讨,弥补了目前国内物研究的不足,有助于拓展《白鲸》的研究视角。

21世纪以来,西方兴起了“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思潮。新物质主义思潮的出现,标志着西

方文学批评中“物转向”的发展趋势。如今,“物转向”批评下已经出现多种形式:比尔·布朗(Bill Brown)的“物论”(thing theory)奠定了新物质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物转向”的发展方向,以格拉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为代表的“物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强调物的本体实在性,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强调物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西方文学批评的“物转向”趋势对我国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伟胜等学者将西方学者的物性理论创造性地引入了叙事学领域,既广泛吸收了新物质主义、物导向本体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物性理论资源,又将其整合进叙事学研究的框架中,重点关注物性在文本叙事内部的功能和效果。唐伟胜在他的著作《物性叙事研究》中提出物叙事研究的三种模式:“作为符号的物(thing as signs)”、“作为行动者的物(thing as actors)”和“作为本体的物(thing as ontology)”[5]。“符号的物”即已被学界广泛关注的物质文化研究,而“行动者的物”和“本体的物”涉及“物自体(thing-in-itself)”的问题,被唐伟胜纳入“物性叙事”的范畴[5]。唐伟胜的物叙事理论既继承了西方物性论的理论基础,又搭建起整体的物叙事框架,并融合了中国“以物观物”的物论传统,为物叙事分析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和方法。

“物”在《白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量关于鲸鱼学和捕鲸知识的离题章节与主要情节一起构成了一张精妙的叙事网络,反映出麦尔维尔对非人类角色异乎寻常的关注。文章主要运用唐伟胜的物叙事理论,从物作为文化符号,物的主体性和物的本体性这三种物的叙事功能出发,探讨《白鲸》中鲸油、白鲸以及整体的海洋生态等物质要素在推动叙事进程,影响人物命运和映照主题思想中发挥的叙事作用,揭示作品表达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去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2. 鲸油: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符号

“‘物’在叙事中可能成为一种符号,被用作文化、历史、社会的隐喻”[6]。《白鲸》成书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正处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麦尔维尔在书中呈现出了美国经济发展、商业盛行以及贸易遍及世界各地的时代图景。在美国捕鲸业及其贸易链中,鲸鱼的巨大商业价值主要源于鲸油。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鲸油在小说中成为隐喻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文化符号。

在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鲸油成为隐喻资本主义发展贪婪、残忍本质的文化符号。“物只有作为与人有关,尤其是与需求、欲望等有关的隐喻与象征,才会在叙事中获得特别的意义,成为耐人寻味的符号”[7]。鲸油具有多种用途,而其核心价值在于作为照明燃料和工业润滑油。资本家通过鲸油贸易牟取暴利、积累巨额财富。为了获得鲸油,成千上万的水手、捕鲸船和船东资本家肆意猎杀鲸鱼,以无数鲸鱼的生命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金钱贪欲。麦尔维尔在小说中细致描绘出鲸鱼被猎杀的残忍场面:“这只巨兽的四周都涌出一片红色的潮水,好像水打山岗上流下来而汇成一条小溪流。它那苦痛的身体不是在水里,而是在血里滚动,鲜血在它后边涌腾达几英里长”,而“斜阳在海里这个殷红的池沼上嬉戏,回光返照在大家的脸上”[8]。鲸鱼死亡的残忍场面和大自然的宁静图景在视觉上形成对照,通过强烈的反讽衬托出鲸鱼死亡时的震撼和痛苦。而“每个水手都是屠夫”,将裴廓德号变成了“屠宰场”[8],更是对捕鲸业残忍与血腥的揭露。“美国这种对鲸鱼毫无疆域的捕杀就是对资源的粗放型掠夺”[9],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发展背后隐藏的血腥、暴力与残忍。捕鲸业的发展即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缩影,而鲸油作为驱动捕鲸船的核心物质产品,则成为了隐喻欲望驱使下,资本主义贪婪与残忍发展的文化符号。

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鲸油还是隐喻阶级身份和贫富地位的文化符号。“叙事中的物作为一种携带意义的具体符号,常被故事讲述人用来影射人物的身份”[7]。在小说中,鲸油作为巨额财富的核心来源,还在小说中象征着不同人物的社会地位,成为衡量社会地位和阶级权力的标尺。捕鲸业中不付工资,大家按职责大小分取“拆账”的红利。在第16章中,比勒达船长在对该给以实玛利多少拆账

的问题上回答道：“七百七十七分之一不会太多吧，会吗？——‘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只要积攒——’”，以及“我们要是给这个小伙子的工资给得太多了，我们就会抢掉这些孤儿寡妇的面包”[8]。比勒达一面引用《圣经》，一面又打着孤儿寡妇的旗号来对分取拆账的员工施压，其将经济压榨神圣化和道德化的说辞体现了资本家对底层人民的盘剥和无视。以比勒达为代表的船东资本家作为最高管理层，在鲸油贸易中无疑是最大受益者，更通过压榨一线船员压缩成本，进一步巩固自身利益，让阶级间的不平等愈发凸显。而如以实玛利等一线船员则只能分得极少红利，却要付出最艰辛的劳动，甚至赌上自己的生命。作者借由以实玛利之口呼吁：“千万请你节省灯油和蜡烛！你当然点不了一加仑油，不过至少那里面总洒有一滴人血”[8]。这句呐喊恰恰点出，鲸油背后不仅有鲸鱼的生命，更浸透着下层船员的血汗，揭露出阶层间的不平等和下层人民的艰辛。因此，鲸油的存在清晰映照出资本家的财富囤积与下层劳动者的生存匮乏，而以“物”的存在与拥有为核心，裴廓德号船上的利益失衡也映照出19世纪美国社会的阶级隔阂。鲸油在小说的叙事网络中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通过这种“拥有与匮乏”的对立，精准揭示了19世纪美国深刻的阶级问题与社会问题。

“物”作为文化符号所携带的“意义”其实是被人类赋予的，人类对“物”的意义赋予使其成为了一种表意的符号，能够在叙事中揭示“物”身上所反映出来的人的心理与欲望。“把‘物’视为文化符号虽然并不涉及物自体的问题”，但它“标志着物转向的开端”[6]，对“物”背后文化意义的探讨揭示出作者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贪婪、残忍与虚伪本质的写作意图。

3. 白鲸莫比·迪克：对抗“符号”的行动者

鲸鱼的鲸油在小说中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物，而白鲸莫比·迪克则以其自身的“物性”对抗人类对其的符号化与抽象化，其作为“物”的主体性(agency)也颠覆了以往普遍探讨人类主体性的认知模式。关于“物”的主体性，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非人类的“物”视为行动者，纳入人与物共同的行动网络[10]。简·贝内特(Jane Bennett)也指出物具有活力(vibrant)和“物的力量”(thing-power)[11]。因此，探讨白鲸莫比·迪克的能动性主体性有助于我们探讨“叙事如何再现物的力量，突现物的施事能力”[5]，从而揭示作品的主题旨趣和美学意义。

关于白鲸莫比·迪克的情节主要围绕着它和亚哈船长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展开，而在这段物与人的互动关系中，白鲸展现出其主导人物行动与情感，甚至决定人物命运的能动性。小说中的亚哈作为船长对其他船员展现出威严和强势的一面，而面对自然、宇宙、上帝这种超越人类意志的崇高代表时，亚哈也展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我神化。他将脚下的自然当成征服的对象，对白鲸展开疯狂的追捕和报复，亚哈的复仇执念转化为他对白鲸的征服欲和客体化，反映出人类将自我的利益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沙文主义”[1]。然而，小说中的白鲸并非人类活动的附属品，而是拥有自身力量和行动性的主体。在小说中，亚哈一行人对白鲸莫比·迪克展开追捕，斯达巴克对亚哈说道：“你瞧！莫比·迪克可不是要找你呀。而是你，你在发狂地找它呀！”[8]。这一番话借角色之口点明了白鲸被亚哈客体化，承载着他的复仇执念，可白鲸的客观存在和行动逻辑却独立于亚哈的执念，无论亚哈如何将他的主观想象投射到白鲸身上，白鲸始终是它自己，不受人类逻辑的束缚。但面对人类的追捕，白鲸也并非任人宰割，他“以一种毅然决然的意志，迅疾地冲过了那翻滚的大海”，然后“猛地扑向那朝前驶来的大船头，它的嘴巴就在激烈的泡沫阵中乱咬乱啮起来”[8]，展现出自身的行动逻辑和强大的物理力量。作为“有活力的物”，白鲸的行为完全不受人类意志支配，其行动核心是自保与反击，而非顺从人类的欲望。他的能动性源于自身的生物本能和生存逻辑，但它能通过发起行动影响叙事进程。除了白鲸的主体性以往，白鲸还具有对人类反向塑造和支配的能力。它在反击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亚哈的复仇执念，使亚哈为了复仇不顾个人和其他船员的生命，而最终亚哈和船员也在和白鲸的决斗中走向悲剧结局。这种人被物主导的局面，打

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客对立，突显出“物”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除了被客体化，白鲸还面临着被符号化的境遇，而其自身的不可知性与主体性，正是对这一符号标签的反抗。白鲸莫比·迪克在小说中是凶恶和残忍的代名词，它引起人们的恐惧，却也承载着人类的欲望。从个人来看，以亚哈为代表的捕鲸业从业者对白鲸充满了各种想象，亚哈将白鲸当作一切邪恶的“显明的化身”，并“把他整个种族自古以来的一切愤怒和憎恨全都加在大鲸的白色背峰上”[8]。其他船员则因为谣言和传说，把“亲受的恐怖全都堆积到莫比·迪克身上”[8]。而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白鲸作为捕鲸业的核心目标，其本身的客观存在引起了人类的研究。在主线情节之外，书中大量关于鲸鱼分类学、捕鲸术、鲸头解剖、鲸尾画像等的离题章节正代表着人类企图用理性知识将白鲸进行编码，从而达到克服恐惧、征服白鲸以满足自身欲望的野心，同时也体现出人类企图通过认识自然来征服自然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想。然而，这种知识体系本身充满矛盾、猜测与虚构，是人类以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视角和极度的理性思维对白鲸的符号化解读。小说中的白鲸也始终充满着不可知性，没有人能真正理解白鲸的动机，“抹香鲸在海底里的隐身法，在它的追逐者看来，大多还是莫名其妙的”[8]。此外，白鲸还具有强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这种主体性不是人类情感或理性的投射，而是物基于自身本质产生的自主作用。它不按人类的道德或逻辑行事，它在反击人类的时候表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充满机智的阴谋”，用“使人丧胆的奸诈的退却”[8]来迷惑人类，从而达到出其不意地攻击人类的目的。白鲸充满了神秘的灵性和强大的力量，它的攻击既是防御，也是一种超越人类理解范畴的存在方式。因此，白鲸作为不可知的“物”使得人类对理性知识的自负在白鲸的自然破坏力面前变得不堪一击，而白鲸的能动性则成为其反抗符号标签，摆脱工具属性的武器。“白鲸作为‘不可符号化的存在’，始终抗拒被纳入人类认知框架”[12]，体现出人类认知的有限性。

白鲸在对抗客体化和符号化的过程中，作为故事情节的主要参与者和行动者，成为干预叙事的重要主体。关于《白鲸》这部小说的主角，有人认为是亚哈船长，也有人认为是以实玛利。虽然亚哈是小说中人类行动的中心，但他所代表的捕鲸者的行动反而被白鲸这个“物”所触发，也被白鲸的行动支配，亚哈是被物塑造、反噬的人物，没有白鲸，就没有亚哈船长的故事。故事的讲述者以实玛利虽然是故事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但他更多是见证者，他既不能主导情节走向，也不是悲剧冲突的核心。因此，亚哈和以实玛利都不能掌控叙事，不是叙事的中心。传统冒险小说往往以人命命名，而麦尔维尔直接以“白鲸”作为标题，点明了白鲸莫比·迪克才是整部作品真正的中心对象。小说中决定亚哈孤注一掷向白鲸复仇执念的因素，除了他的主体意志，还有非人类行动者白鲸本身，而白鲸的破坏力则直接导致了裴廓德号的灭亡。白鲸也在对抗人类符号编码的过程中，与人类的理性展开较量，最终以自身的力量打破了人类的幻想。在麦尔维尔的叙事中，白鲸不再是背景、道具或象征，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核心行动者，以其生命和活力影响人物活动，推动叙事进程[5]。因此，在物叙事视角下，白鲸莫比·迪克才是真正的叙事主角。如果人和“物”都作为行动者，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作用，形成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网络”[5]。在白鲸莫比·迪克与裴廓德号上的捕鲸者这个行动网络中，物与人类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以物的反抗和人类理性工具的失效共同揭示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局限与虚妄。

以往对白鲸的探讨多集中于其象征意义，而对白鲸主体性的探讨打破了传统的人、物关系，使白鲸的自主行动打破了鲸油所代表的人类主导的符号秩序，以自身的活力反抗人类的征服。行动者白鲸成为“符号”的挑战者，在反抗符号化的过程中突显出自我的“物性”，体现出作者对人凌驾于自然物之上的自我中心思想的批判。

4. 海洋：理性之外的自然本体

在麦尔维尔的叙事中，除了人与动物，海洋这个巨大的物质实体还扮演着隐秘却重要的角色，为行

动者白鲸对人类文化符号的反抗提供了活动发生的场域，并呈现出康德所说的“物自体”或“物性”。海洋作为一个丰富的物世界，以其整体的海洋生态构成了一幅物的存在图景，呈现出人类理性认知之外的自然本体状态。

比尔·布朗的“物论”指出，物作为本体具有实在性(reality)，超越人类语言和文化的表征，显现出独立而实在的“物性”[13]。麦尔维尔笔下的海洋始终咆哮奔流着，以自身的节律起伏滚滚向前，其存续早已超越人类的时间尺度，即使裴廓德号的沉没和全体船员的覆灭在海洋的时间尺度中也不过是一瞬，风暴过后，海洋依旧平静如初，那“大寿衣也似的海洋，又像它在五千年前一般继续滔滔滚去”[8]。麦尔维尔表现出海洋的永恒性，其不受人类在场与否的影响，是独立于人类意识的客观存在。此外，海洋还具有独立于人类思维和意志的实在性。人类试图将海洋纳入自身的价值体系，赋予其各种功利性标签以满足自身的欲望。亚哈将海洋视为追捕白鲸、实现复仇执念的“舞台”，船员将海洋视为获取鲸油、谋求生计的“工具”，航海家将海洋视为连接大陆、拓展贸易的“通道”。但这些标签仅仅是人类的主观赋予，无法定义海洋的本质。当捕鲸活动终止、船员离去，海洋依然是海洋，它不会因为失去“渔场”的价值而消失，也不会因为人类不再将其视为“航道”而改变自身的形态，其存在的价值不依赖于人类的使用或者解读，突显出独立于人类思维和意志的实在性。

人类无法确切认知物的实在性，格拉厄姆·哈曼指出本体的物是无限隐退的(withdrawn)，人类的理论或实践无法穷尽物的现实[14]。小说中的海洋作为独立于人类认知的实在，始终以部分显现、部分隐退的方式存在。麦尔维尔在小说中始终强调海洋的深不可测与无边无际，其中对海洋颜色的描写集中体现出其不为人所知的深邃和神秘。那“深不可测的靛青色的海洋”，是“一幅明显的画像，其中有渗透了人类与自然的、深蓝无底的灵魂”，他汹涌奔腾着，“谁都支配不了它，控制不了它。它像一匹发疯的战马，呼呼喘喘地使它的骑手丧命”[8]。海洋始终处于隐退状态，它浩瀚无垠，深邃幽暗又充满危险和诱惑，让其内在本质永远超出人类可感知的范围，即便人类能够观察到海洋的局部表层特征，也无法窥见其整体的、终极的实在真相。“物自体处于人类理性之外，几乎不可言说”[5]。小说中裴廓德号的船员依靠海图、鱼叉、舰船等各种航海工具来试图克服海浪，掌握海洋的规律，却始终无法触及海洋的核心，最后“海洋的秘密直到现在还未被揭露出来，甚至连最全面的调查也谈不到”[8]。海洋作为一个独立而实在的“物自体”，其本质无法被人类理性认知的隐退性打破了人类传统思想中物的存在依赖于人类认知的片面思想。

海洋作为自然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与其他海洋生物一起形成一个物的网络，构成了一幅物的存在图景，以其实在性和隐退性揭示出大自然真实而又神秘，慷慨而又充满威严的本质特征。小说中，海洋并非孤立的叙事场景，而是与白鲸等海洋生物、自然气象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却又和谐的整体生态系统[15]。海洋为白鲸等自然生物提供了生存空间，白鲸等动物的行动遵循海洋的规律，风暴、洋流等自然现象与海洋的运作逻辑高度契合，共同呈现出自然的整体面貌。其中，海洋作为这一体系的核心载体，其独立于人类的实在性，正是自然整体独立于人类存在，不依附人类等本质的集中体现。而小说中，以亚哈为代表的人类不仅试图征服海洋，更试图征服自然，其追捕白鲸、掠夺鲸油的野蛮行径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白鲸的反抗、海洋的反噬，本质上是自然对人类干预的回应和惩罚，揭示出人类中心思想狭隘与虚妄的本质，以及必将失败的结局。

叙事中的物超越人类认知、语言与文化表征，展现其独立于人类意识的“自在存在”，具有自身不可穷尽的本质，呈现出“物性”。小说中的海洋即是麦尔维尔叙事中隐退却真实的核心存在，其超越人类理性认知的“物性”映照出大自然的神秘、深邃与永恒性。海洋见证了人类对鲸油的掠夺，也承载了白鲸对人类野蛮行径的反抗，海洋以其包容性突显出物的灵性、活力与力量，展示出整体海洋生态的存

在图景。麦尔维尔笔下物的存在图景用物的突显与反击揭示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脆弱、局限与不堪一击，体现出作者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想。

5. 结语

在 19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人的主体地位和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麦尔维尔却在《白鲸》中构建出一幅物的存在图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贪婪与残忍，并传递出反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生态和谐的伟大思想先声。在麦尔维尔的笔下，鲸油、白鲸和海洋等“物”不再是叙事的背景、工具或象征，而是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推动叙事进程，影响人物行动和命运的非人类行动者，其共同构成物的叙事网络，勾勒出整体的物的存在图景，反映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经济背后的野蛮、血腥与暴力的深刻批判，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考与倡导。麦尔维尔的《白鲸》虽然成书于 19 世纪，但却具有独特的物书写视角，并通过对物的关注表达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思想。现代社会也同样存在以消耗自然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生态问题，如过度开发海洋，消耗鱼类等海洋资源，威胁物种生存，使生物多样性变低等。麦尔维尔远在 19 世纪的思想先声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启发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应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前提下进行，以及倡导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 [1] 胡铁生, 常虹. 对抗与和谐: 生态意义上的矛盾与统一——论麦尔维尔《白鲸》中人与自然的关系[J]. 社会科学辑刊, 2008(4): 209-212.
- [2] 樊凡. 生态视域下的国外小说研究及其不足——重读《白鲸》[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3(3): 159-162.
- [3] Farmer, M. and Schroeder, J.D.S. (2022) Ahab Unboun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4] Jonik, M. (2018) Herman Melvill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Inhu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9781108355667>
- [5] 唐伟胜. 物性叙事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3.
- [6] 尹晓霞, 唐伟胜. 文化符号、主体性、实在性: 论“物”的三种叙事功能[J]. 山东外语教学, 2019, 40(2): 76-84.
- [7] 傅修延. 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J]. 天津社会科学, 2021(5): 161-173.
- [8] 赫尔曼·麦尔维尔. 白鲸[M]. 曹庸,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 [9] 许梅花. “美国的鲸油照亮世界”: 《白鲸》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书写[J]. 外国语文, 2023, 39(5): 55-64.
- [10]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9256044.001.0001>
- [11] Bennett, J. (2010) Vibrant Matter. Duk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215/9780822391623>
- [12] 龚自娟. 论赫尔曼·麦尔维尔小说中的“看”与“被看”——以《白鲸》为例[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5, 46(12): 49-53.
- [13] Brown, B. (1996) The Material Unconscio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4] Haman, G. (2011) The Quadruple Object. Zero Books.
- [15] 左金梅, 秦瑾晖. 《白鲸》中的海洋生态思想[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 22(6): 64-68.